

國語複音詞形成與結構的研究

教育學院 國文系

方 祖 燊

荀子說：「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①。」單，就是「單音詞」；兼，就是今天所謂「複音詞」。複音詞，就是由兩個以上的單字組成的詞；在文法上，叫做「複合詞」，簡稱「複詞」；在發音上，有兩個以上的音節，所以叫做「複音詞」；也就是古人所謂「聯脛字②」。

複音詞，由來已久；「尚書」已有「元首」、「股肱」等詞；「詩經」裏更是不少，如關關、雝鳩、窈窕、淑女、君子，都是複音詞，尤以重疊式的複音詞更多；諸子裏，隨手翻去，也時時可以看到不少的複音詞，如宇宙、道德、綱記、聖人、賢者、衢道、蹊徑、太山、姑蘇、象箸、璞玉、黃泉、天府、胡蝶、蜉蝣、聚斂、狹隘、逍遙、怠慢、鬱悒、勞苦、旁礴、塵埃、形骸、精神、顏色、容與、委蛇、空虛、自然、淵默、交通、節操、悻然、冷然、栩栩然……之類出現篇章之間。當然，在古籍裏，單音詞仍然佔絕大多數。

因此，過去的學者對複音詞的蒐集、整理、解釋，早在周、漢時代就已存在。「爾雅」③的「釋言」、「釋訓」篇中，就收有「明明」、「娑娑」、「誰昔」、「子子孫孫」各種類型的複音詞，將近兩百個。宋人張有的「復古編」下，列有「聯脛字」一類，收有五十八個。元曹本的「續復古編」收有「聯脛字」一百零七個。明朱謀埠的「駢雅」④七卷，專收駢偶合併之言，就是古所謂聯脛字，今所謂複音詞，有好幾千，數量已非常多；例如「麥英、含桃、櫻桃也。」「離支、荔枝也。」「撥穀、擊穀、結誥、郭公、布穀也。」但絕大部分，今天已成了「死詞」而不用了。近人王國維編「聯脛字典」三卷，分由雙聲（附重言）、疊韻、非雙聲疊韻三方面來蒐羅；非雙聲疊韻詞，就收有七百多個。到符定一（字澂）編「聯脛字典」，除了蒐集極為豐富，並標注反切，訓釋詞義，分析聲韻，甚為完備。

現在各種辭典都收有大量的複音詞，加注音訓義，這方面已不必再做；所以現代學者對複音詞的研究，大抵就複音詞的形成、結構及用法方面，加以探討。這類的著作，有民國五十一年馮長青的「國語構詞⑤」，五十七年黃麗貞的「金元北曲語彙之研究⑥」，五十八年間胡哲齊在國語日報「語文周刊」上連載「複詞的構詞方式」；五十九年方師鐸的「國語詞彙學⑦」。還有王宏先的「複音詞聲義闡微⑧」，也談到了複音詞形成的原因。這方面的論著仍然很少，不頂完備。

我所以對複音詞這個問題感到興趣，因為我在國語日報編「古今文選」，翻譯文言

文的時候，發現文言多用單音詞，白話多用複音詞；語譯文言的最好方法，就是將單音詞改譯成複音詞。這也就是說：我們的語言已經由單音節語走向複音節語的路子發展了；所以現在我們說話寫作都大量應用複音詞。另一原因，是我寫作文章的時候，有時也會感到詞彙不夠，翻辭典來找詞，很花時間，後來我就想利用構詞方法來增加詞彙。因此，我對複音詞的形成原因與結構方式，早就想作一研究。民國六十五年四月，我在「華文世界」第六期「漫談語文」，就是我初步全面接觸到華語的構詞方式問題。六十六年，我在「中國語文」二四三期發表「色彩詞的構造與變化」，側重某一類詞的結構方式的探討。

有人說：「我們怎麼講話，還是一個謎。」每一種語言都是順著非常複雜的原則形成的，新語詞在我們的生活中不斷衍生；所以要探究華語的語詞的產生、形成與結構，自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我們要是能應用科學的方法，嚴密地歸納分析，仍然可以探究出複音詞的形成原因與結構方式。現在，我就過去所作的初稿與新資料，重加歸納、修正、補充，並加學理性的說明，撰成本篇論文，希望能夠給人一些簡單有用的構詞原則，有助於說話與寫作。

第一章 複音詞的形成原因

中國話本是孤立語，又叫獨立語，分析語，或單音節語；它的特點是一個詞，發一個音，表示一個意義。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由我國文字的一字一音一個義，我們可以想像最古時代的中國話一華語，可能全部用單音詞，大概有了一個東西，或一個觀念，當時人就用一個單音詞來稱它。後來有了文字，就用單字（單音詞）來代表它，所以在農牧時代就產生了許多跟「牛」有關係的文字。又由各地方言不盡相同，就有不同的用詞。像把公牛叫牡，叫特，叫犗；把母牛叫牝，叫牯，叫犍，叫犏。大的牛叫犍，小的牛叫犏；牛毛色純的叫犏，雜的叫犏，黃黑的叫犏，黑白的叫犏，黃色黑嘴的叫犏，黑耳朵的叫犏，黑腳的叫犏，牛的叫聲牟牟，跑得氣喘連連的叫犏，養牛的欄圈兒叫犏，牛驚跑的現象叫犏一奔，看牛的人叫牧，用牛來慰勞人叫犏，祭祀神明祖先的牛叫犏、叫牲。這些單音詞一也就是字，所表現的正是那個時代單純簡樸的生活中的事物。由此，可見古人大抵是用單音語來表達意思的。

我國的語言爲什麼後來竟由單音節語走向多音節語呢？由使用單音詞走向大量使用複音詞呢？探究原因，我認爲主要有三點；

一、生活需要：人類生活的內容日漸複雜，許多舊事物過去，有許多舊詞不用；也有更多的新事物不斷產生，必然要製造更多新詞來代表它。字就是詞；因此每產生一個新事物，就得給造一個新字，這樣勢必要創造無數的新字，這當然不是好辦法；於是有人在字義上加以引申，使一個字有多種含義，「特」字原指公牛，後來引申爲

材能傑出的人物，與眾不同的事物，又引申為獨特，特別的意思。也有人將一個字，借做另一個字來用，像「燕」字借做「宴飲」的「宴」，「令」字借做「官長」的「長」，使含義擴展。也有人在詞性上加以轉化應用，像「女」字，原為名詞，讀「ㄉㄤˋ」，作「女人」解；轉化為動詞「嫁女」，讀「ㄉㄤˋ」；作代名詞「你」，通「汝」字，音「ㄉㄤˋ」。又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第一個「老」字，作動詞「奉養」，另外兩個「老」字，都作名詞「老人」來講了。也有人在字音上加以變化，產生了新意義，像「行」字讀「ㄒㄩㄥˊ」，作「行為」解；讀「ㄒㄩㄥˊ」，作「德行」解；讀「ㄒㄩㄥˊ」，作「行業」解。由於有這些變通的辦法，所以一個字可以衍生數義，析為數音，擴展了一些用途；所以過去在人類生活簡樸的時代裏，文字雖然少，尚可勉強應付日常生活的需要，表達他們的意思；後來人類的生活內容日趨複雜，文化日益進步，新事物，新思想，新知識不斷的產生，單音詞就不足應付了，自然就產生了「複音詞」。

二、同音太多：我國的文字同音太多，以北平音為標準的國語來講，只有四百十一個音；再分四聲，也不過一千六百四十四個音；除掉有音無字的，大概不過一千三百多音；學來很容易。但是記這些音的文字，根據民國三十六年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編印「國音常用字彙」所收的，就有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九字；至「康熙字典」收有四萬七千零卅五字，（古文字一千九百九十五字，不包括在內），同音字自然很多。譬如讀「ㄍㄨ」音的同音字，「國語常用字彙」就收有「姑、估、咕、沽、骷、鵠、辜、鈷、菇、孤、呱、觚、菰、箍、家」等十六字；如果我們單說一個「ㄍㄨ」，別人聽來就不知道我們說的是什麼；如果用複音詞來說：姑媽、估價單、咕嘟、大沽口、螻蛄、酤酒、鷓鴣、辜負、鈷六十、香菇、孤兒、呱呱（大哭）、（孔子說）觚不觚、菰菜、金箍子、曹大家；我想大部份都可以聽得懂了。由於單字同音，容易混淆，不易分別，複音詞就沒有這種毛病。因此，華語複音化是必然的發展，走上單音詞與複音詞兼行的路子。

三、組合方便：我國的文字是一字一音一義，富有彈性，一個字和另一個字結合一起，就成了一個新詞，表示新意義。複音詞的產生，大概是那些聰明的人發現我國文字這種特性，就利用組合的方式來製造新詞了，你造一個，他造一個，我造一個，複音詞就不斷滋生了。就拿「牛」字來說，許多與牛有關的，大都改用複音詞了。如公牛、母牛、黃牛、水牛、笨牛，都是在「牛」字的上面，加了另一個字構成的；又如牛毛、牛痘、牛黃、牛鼻子（稱道士）、牛奶、牛皮紙、牛油、牛飲、牛蟲，都是在「牛」字的下面，加了另外字構成的。原來代表各種牛的單音詞，如犂、牯、犛、犏、犍、犏、犏、犏、犏，大多成了死詞，而廢棄不用了。這些在古代非常通行的單音詞，很早就被複音詞所取代。由於我國文字的組合有這種方便，複音詞就自然大量的生產了。

現在，我們再拿「酒」來說吧，最初有一個「酒」字也就夠了。後來因為酒味有甜酸，又產生「醴」「酸」等單字；顏色不同，於是稱白酒為「醴」，紅酒為「醴」

，綠酒爲「醕」。因此產生一些有關「酒」的單字—單音詞；但酒是商品，酒名層出不窮，有以產地，有以原料，有以招牌，有用美詞，有用譯音來取名的，自然不是採用單音詞所能表達；所以過去有瓊漿、玉液、金波、仙醪、瑤醕；又有桂香酒、葡萄酒、菊花酒、米酒、麥酒、高粱酒、蕃薯燒、人參酒；又有紹興酒、茅台酒；又有開封千日春、長安醕醕香、杭州竹葉青、成都錦江春、山西汾酒；現在台灣有清酒、烏梅酒、五加皮、啤酒、黃酒、荔枝酒、米酒、紹興酒、狀元雕、金門高粱；洋酒又有法國香檳、英國的白蘭地、蘇格蘭的威士忌、蘇聯的伏爾加酒；這些酒名都是複音詞，由兩個以上的字連綴成的，表示一個意義。

總而言之，華語已由單音節語走向多音節語，單音詞走向複音詞。語詞由單音變成多音，這是文化進步，語言擴展的必然現象。現在許許多多的複音詞，像光纖、雷射、微電腦、太空梭……仍然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繼續大量產生。

第二章 複音詞的結構方式

複音詞是由兩個以上的字構成的；這些「字」以何種關係？何種方式？結合成複音詞？有些學者從文字關係來立說，認爲從聲音關係結合的，叫做「衍聲複詞」；從意義關係結合的，叫做「合義複詞」；把複音詞的結構，分做「衍聲」與「合義」兩大類。其實由「重疊」方式、「附加」方式構成的複音詞，翻譯外來語而構成的複音詞，有許多與音有關，有許多與義有關，則難以歸屬。有些學者從複音詞的結合方式來立說，每一種結構都給分立一類；因此，細目紛繁紊雜，看不出大類的歸向。這裏兼顧到這兩方面，把複音詞的結構，分做「合義」、「衍聲」、「重疊」、「附加」、「翻譯」五大類，再各分若干細目，加以論述：

一、合義

合義複詞，就是偏重意義的複音詞。當一個新事物（或新觀念）產生，我們要造一個合義複音詞來代表它，自然從單字的含義來構想。譬如「電話」，因爲是用電的，可以和遠方的人通話，於是就將「電」和「話」兩個字結合成複音詞「電話」；又如用「電燈」來代表通了電流而發光的燈，也是這樣構成的。由「電」修飾「燈」、修飾「話」的結構來說，和修限詞組的「春花」、「大雨」、「中國人」、「高尚人格」沒有什麼差別。因爲詞和詞組，極易相混；所以我認爲現代人對詞的定義，應該略加修正。在語言學上說「詞是用來表示一個最小的意念。」單音詞用這個定義來界限它，是沒有問題的；但複音詞都是由兩個以上的單字合成的，自然也就包容了這兩個以上的字義在內，結構很複雜，有時看來就是詞組（或稱叻語），不過，它所代表的仍是一個最小的整體意念。譬如電話、電鍋、電影、電扇、電視機、洗衣機、抽風機、自來水、繪畫、繩結、頭痛、舞蹈、教學、演講、播音、油炸鬼這些詞，是複音詞？還是詞組？我認爲在單音詞剛剛走向複音詞的時候，由字義結合成的複音詞，應該說都是「詞組」；這些「

詞組」在我們的心目中所代表的意念，却是那麼緊密完整，無法分開。當我們提到「電話」（「繩結」、「油炸鬼」），我們的頭腦裏就會湧現出一個完整的「電話」（繩結、油炸鬼）的形象；當我們提到「大雨（春花、打電話、吃喝）」，自然產生了兩個意念；所以「大雨」之類是詞組，「電話」之類是複音詞。現在我們對詞的定義，應該修正為「詞，是用來表示一個完整的意念。」從文字意義的關係結合成的複音詞，有「組合」、「引申」、「虛字」、「特殊」、「單位詞」五種。

(一)組合：兩個以上的單字組合成為複音詞；結合的形式，類似「並聯」、「主謂」、「修限」、「動賓」、「補足」各種關係的詞組，所以就採用這些專詞來表示它們的結構方式。

1. 並聯：這類複音詞，和並聯詞組的結構一樣，是由兩個單字不分主要次要地組合成的。同類的，如國家、身體、語言、文字、挖掘、選擇、摹倣、更換、勞動、比賽、負擔、打擊、勾引、想念、邪惡、豐滿、寂靜、翠綠、高峻、肥沃、聰明、稀疏、美麗、狹窄、悶熱。相反的，如好歹、上下、大小、多少、黑白、緩急、東西、雌雄、是非、開關、呼吸、善惡；這類的結合，語義往往偏向一邊。如說：不識好歹一好；莫辨雌雄一雌；那有是非一是；量量長短一長；無濟緩急一急。也有不偏的，如三十「上下」；「大小」恰好；「多少」錢；「黑白」講；做「買賣」；總「開關」；什麼「東西」。
2. 主謂：這種複音詞，和主謂詞組的結構一樣，上字為主語（名詞），下字為謂語（動詞或動賓）。如地震、兵變、人爲、孺慕、冬至、肉麻、心酸、輪迴、更迭、頭痛、膽怯、耳軟、胃潰瘍、肺結核、水蜜桃、水媒花、乳酸、口紅、馬戲。
3. 修限：這種複音詞，和修限詞組的結構一樣，先用一個字代表中心物，然後再在這個字的前面，加上適當的修飾、限制作用的字，來表示它的種類、特質或功能。如電話、電燈、洗衣機、中國、超人、粉撲、牙刷、手套、床單、醬油、紹興酒、眼鏡、肝癌、夕陽、牛肉乾、輪船、飛機、教員、聯招、餐館、大學、老虎、空氣、菊花、牛奶、園丁、畫家、氫彈、火焰、燈光、深綠、淡紅、頹風、低能、撲燈蛾、青蛙、胡琴、蕃薯、國語、原子筆。牙刷、粉撲之類，「刷」和「撲」都已轉化為名詞，牙刷是刷牙的刷子。
4. 動賓：這種複音詞，和動賓詞組的結構一樣，在一個表示動作字的後頭，再接上這個動作所涉及的人事物。如燙髮、視新、設法、攝影、燒餅、抽豐、慕光（蛾）、忍痛、相親、入門、傷心、賞臉、說謊、摔跤、喫糧、獻勤、潛水、幹事、落款、勞心、吃硬、受累、合意、試工、省力、認輸、授權、省事、任職、打躬、打抽豐、打靶。
5. 補足：這種複音詞，和補足語詞組的結構一樣，用一個表示動作的字為中心，在它的後面，再加了一個字，來說明它的情況。如說通、耍狠、賣好、率先、喫緊、休閒、陷沒、習慣、窒息、落難。

(二)引申：由一個字的本義，引伸出新義，結成複音詞。如開花謂之華；由「華」字引

伸出來的有華麗、華采、榮華、繁華。厲，磨刀石；由「厲」字引伸出來的有磨厲、勉厲、嚴厲、厲世、厲節。草木在泥土中向下生長的部分叫根，由「根」字引伸出來的有根本、根柢、根基、根原。水的流行叫流，由「流」字引伸出來的有流水、流行、流動、流蕩、流通。

(三)虛字：文言裏的虛字，開始時候多是單音詞，後來也有演化成複音詞；現在，在口語裏大都成爲複音詞了。如設一設使、設若。因一因爲、因此。故一是故、緣故。以一所以。然一然而。則一然則。而一而且。雖一雖然。若一假若、若使。如一如果、假如、要是。應一應該、應當。奈一奈何。何一如何、何以、何等。敢一豈敢。怎一怎麼、怎樣、怎麼樣。甚一甚麼。終一終於。對一對於。能一能夠。可一可以。既一既然。已一已經。

(四)特殊：「譬喻」、「贅語」、「專名」、「拆字」、「借詞」、「倒轉」這些複音詞的性質，都比較特殊，所以另歸一類來討論。

1 譬喻：我國人很早就喜歡用「譬喻」來表達意思。如虬龍爲靈獸，飄風對人類有害，屈原用虬龍喻君子，飄風喻小人。許多人也利用這種譬喻的方式，製造了許多新詞。也就是借用我們生活中的某一事物，來代稱和這個事物相類似的某一種意念；因此衍生了許多複音的譬喻詞；其結構方式有全部與部分兩種。

a 全部：整個詞用來喻稱某一意念。如獅子頭一借黃獅子頭喻稱那炸得焦黃的「大肉丸子」。狐狸精一借狐狸的狡猾多變喻稱善於媚人的「女人」。牛馬一喻苦工。骨肉一喻親人。手足一喻兄弟。假面具一喻虛假態度。河東獅一喻悍妻。高帽子一喻好聽恭維話。小丑一喻可悲人物。禍水一喻女人。灰色一喻消極悲涼。靈魂之窗一喻眼睛。火坑、烟花一喻妓院。玉米一喻玉蜀黍。

b 部分：詞的上半有譬喻作用。如鵝黃、桃紅、珠淚、櫻唇、冰箱、帶魚、石斑魚、釣譽、玉蜀黍、花街、風厲、羊皮紙、冰釋、馬尾松。詞的下半有譬喻作用。如法網、肝火、貼金、掣電、詩仙、蝦米、慧根、呆板、鹽粒、雪花、賤貨、眼珠子、彈弓、星河、貪墨、爆竹、田雞、黃米（玉蜀黍）。

2 贅語：在一個語詞的上下中間，加上一些無關緊要的字眼。如傻「不機機」、亂「七八」糟、「胡里」胡塗、神經「兮兮」、神秘「兮兮」、下「三」濫、鄉「巴」老、平常「者也」、推「而」廣「之」、接「二」連「三」、「四」平「八」穩、「九」拿「十」穩。所加的字，大多爲數字，或虛字、或襯字。

3 專名：如王陽明（人名）、台灣（地名）、紅樓夢（書名）、漢朝（朝代名）、貞觀（年號名）、中華民國（國名）、傷寒（病名）、中央研究院（機關名）、師範大學（學校名）、中書省（古機關名）、國子監（古學校名）、泰山（山名）、長江（水名）、甘草（藥名）、太守（官名）、立法委員（民意代表名）……之類特殊的人、地、事、物所專用的名詞，也稱固有名詞或特有名詞。這類複音詞的結構，有的有規則可尋，如中書省、長江、立法委員、師範大學，屬於修

限的形式；有的無規則可尋，如王陽明、貞觀、台灣之類是。

4. 拆字：把一個字拆開來用，如兵一丘八。謝一言身寸。張一弓長張。這類複音詞很少。
5. 借詞：舊詞新用。如過去未成年的女孩子頭梳雙髻叫做「丫頭」，後來借稱小女孩，小女僕。從前宮殿中欄干，叫做「句欄」，梨園娼妓在宮廷中演戲，後來借稱為娼家。五代前蜀主王建，行八，少無賴，鄉人罵他賊「王八」，後來用來罵人無恥。杜甫曲江詩：「人生七十古來稀。」後人借「古稀」稱七十歲。紇千俞海日初出賦：「冀餘光之一借。」後人求人幫小忙、問路，就用「借光」一詞。
6. 倒轉：一個複音詞倒轉來用，意義大都變動，成為新詞。如兄弟一弟兄。唱歌一歌唱。愛情一情愛。技巧一巧技。翁仲一仲翁。馬匹一匹馬。大部分的複音詞都不能顛倒來用，因為一顛倒就不成詞了。

(ㄅ)單位詞：單位詞如個、張、條、隻、口、把、根、艘、遍、頓、番、回、次、趟、里、丈、尺、寸、斤、兩、元、角、桌、席、壺、尾……之類，加在數詞「一、二、三、四……」的後面，成為詞組；這種組合的關係非常密切，幾乎成了我們口語裏所不能缺少的成份，實在是蘊含有複音詞的作用。譬如我們說「三條魚」，不能說成「三魚」；「一桌酒席」，不能說成「一酒席」。如一個人、兩張桌子、三瓶酒、四隻雞、五頭牛、六箱衣服、七把椅子、八根扁擔、九艘貨船、說了十遍，打了兩頓，玩了一番，來了三個人，通了兩次，去了三趟，十里、五丈、三尺、五寸、三斤、六兩、五元、五角。數詞加了單位詞，在聽覺上，有複音性的感覺。

二、衍聲

衍聲複音詞，主要是跟語言的聲音有密切關係，因此衍化產生出來的。許多語詞是由方言來的；方言詞往往只是記音的，單字本身沒有意義的。如正字通說：「夷語稱老者為巴巴。」巴巴只是「音標」；後人加「父」字，作形聲字「爸」，「爸爸」才賦有意義了。又如「抹殺」，方言原作「末殺」，後人將「末」字加了「才」偏旁，才有抹掉的意義。又如河北人說「何處」，音作「喇裡」，後來才作「那裏」。上海人稱嬉遊為「薄相」，今作白相（ㄅㄨㄛˊ，ㄊㄧˊㄅㄛˊ）。有些地方人，用反切音，代替本字，如用「窟窿」代替「孔」字。北平等地，人們說話常常捲起舌頭來說，因此產生兒化韻。我們模倣獸吼蟲鳴，常用文字，直記其聲。悲傷喜悅憤怒，各種情緒變化的時候，自不免發出哀嘆笑聲怒吼，因此也產生了些感歎詞。這些都與聲音有關。還有像枇杷（ㄆㄨˊ，ㄆㄨˊ）、參差（ㄘㄢㄟ ㄘㄢㄟ）都是雙聲詞，聲母一樣，發音自然流利；邁邁（ㄇㄞˊ，ㄇㄞˊ）、婆婆（ㄆㄛˊ，ㄆㄛˊ）都是疊韻詞，收韻一樣，講來自然好聽；蝴蝶（ㄏㄨˊ，ㄏㄨˊ）、芙蓉（ㄈㄨˊ，ㄈㄨˊ），為非雙聲疊韻詞，但說起來也相當順口。所以過去詩人文士有意作雙聲、疊韻的複音詞，來增加文字聲韻之美感的；這些複音詞如渺茫（ㄇㄞˊ，ㄇㄞˊ）、巧妙（ㄎㄞˊ，ㄇㄞˊ）；渺、茫、巧、妙等字則各有它的含義。這些複音詞的構成，都跟我們靈活的語言的聲音，有密切的關連，所以稱

之「衍聲複音詞」。現在分述如下：

(一)雙聲：這類複音詞，由兩個字構成，上下兩字的聲母一樣。如蜘蛛（ㄗ ㄗㄨ）、秋千（ㄑ ㄑ ㄨ）、馳騁（ㄔ ㄔ ㄨ）、踴躍（ㄩ ㄩ ㄨ）、吟哦（ㄩ ㄩ ㄨ）、花卉（ㄉ ㄉ ㄨ）、淒清（ㄑ ㄑ ㄨ）、崎嶇（ㄑ ㄑ ㄨ）、澎湃（ㄆ ㄆ ㄨ）、叮嚀（ㄉ ㄉ ㄨ）、零亂（ㄌ ㄌ ㄨ）、反復（ㄈ ㄈ ㄨ）、多端（ㄉ ㄉ ㄨ）。

(二)疊韻：這類複音詞，由兩個字構成，上下兩字的韻母一樣。如餛飩（ㄩ ㄩ ㄨ）、婚姻（ㄩ ㄩ ㄨ）、玫瑰（ㄨ ㄨ ㄨ）、蜻蜓（ㄩ ㄩ ㄨ）、嚮往（ㄨ ㄨ ㄨ）、蕩漾（ㄨ ㄨ ㄨ）、洶湧（ㄨ ㄨ ㄨ）、懊惱（ㄨ ㄨ ㄨ）、婀娜（ㄨ ㄨ ㄨ）、蒼茫（ㄨ ㄨ ㄨ）、孤獨（ㄨ ㄨ ㄨ）、差池（ㄨ ㄨ ㄨ）、崢嶸（ㄨ ㄨ ㄨ）、窈窕（ㄨ ㄨ ㄨ）、逍遙（ㄨ ㄨ ㄨ）、婆娑（ㄨ ㄨ ㄨ）、徘徊（ㄨ ㄨ ㄨ）、徬徨（ㄨ ㄨ ㄨ）、蝦蟆（ㄨ ㄨ ㄨ）。

(三)雙聲疊韻詞：這種複音詞是既雙聲又疊韻。所有重疊詞都屬於這類結構。如淒淒（ㄑ ㄑ ㄨ）、慘慘（ㄑ ㄑ ㄨ）、戚戚（ㄑ ㄑ ㄨ）。又如想像（ㄨ ㄨ ㄨ）、收受（ㄨ ㄨ ㄨ）、上賞（ㄨ ㄨ ㄨ）、中正（ㄨ ㄨ ㄨ）、玲瓏（ㄌ ㄌ ㄨ）之類，則很少；而且它們的結合大都是由意義關係來的。

(四)非雙聲疊韻：有許多複音詞，雖然不是雙聲疊韻，但它們仍然是基於聲音關係而結合的，叫做非雙聲疊韻詞。如蝴蝶（ㄉ ㄉ ㄨ）、鸚鵡（ㄨ ㄨ ㄨ）、蚱蜢（ㄗ ㄗ ㄨ）、螺螄（ㄌ ㄌ ㄨ）、疙瘩（ㄉ ㄉ ㄨ）、蚯蚓（ㄑ ㄑ ㄨ）、孔雀（ㄑ ㄑ ㄨ）、衚衕（ㄨ ㄨ ㄨ）、寥廓（ㄌ ㄌ ㄨ）、愷悌（ㄑ ㄑ ㄨ）、勾當（ㄉ ㄉ ㄨ）之類，說來也是非常順口的。這類複音詞無法拆閱，兩字合在一起，才有意義。在辭典裏，在某字下，常作「見某條」、「見下」的詞。如商務印書館舊版《國語辭典》裏的「蝴」字，作「見下」，下列「蝴蝶」；「翻」字，作「見醜翻條」；「勾」字，作「見勾當條」；蝴蝶、醜翻、勾當就是這一類複音詞。而且大多數由形聲字結合成的，表示它的類屬。

(五)多重雙聲疊韻：這種複音詞多半由四個字構成，用來描摹聲音或形象。如劈里拍拉（ㄆ ㄆ ㄨ ㄨ ㄨ ㄨ）；劈、里疊韻，拍、拉疊韻，劈、拍雙聲，里、拉雙聲。又如希里呼嚕（ㄨ ㄨ ㄨ ㄨ）、乞留曲律（ㄑ ㄑ ㄨ ㄨ）、迷留迷亂（ㄌ ㄌ ㄨ ㄨ）、壹里兀淥（ㄨ ㄨ ㄨ ㄨ）、唧里咕嚕（ㄑ ㄑ ㄨ ㄨ）、滴里都魯（ㄉ ㄉ ㄨ ㄨ）。這一類是屬於比較複雜的衍聲結構，只取聲感。元劇李逵負荊：「他這般乞留曲律的氣，迷留迷亂的醉，壹里兀淥的睡。」這種

結構的複音詞也並不太多。

(六)感歎：我們有了強烈的情感的時候，常用帶有感情的叫聲來表現它；所以感歎詞純粹是用來記音的。譬如被人踹了一腳，你自然會發出「哎呀」的喊痛聲。哀傷痛哭，嘴巴一扁，自然會發出「嗚呼」、「噫嘻」之類呼天叫地的呼聲。快樂的時候，自然會發出「嘻嘻」、「哈哈」、「呵呵」之類的笑聲。感歎詞都是以這種方式構成的。它和語氣詞一樣，很多仍然是單音詞。如啊、哼、呸……。但也有一些是複音詞，如表示驚奇的有啊呀、啊嘎（ㄚ、ㄚ、）、噯呀、喔唷（ㄛ ㄩㄛ）；譏笑的有噯呀、哦呵；抱怨的有噯喲（ㄚ、ㄩㄛ）、哎喲、喔嚨（ㄛ ㄩㄛ、）……。

(七)狀聲：宇宙間的萬物（風雨山川、鳥獸蟲豸）都有它的聲音，我們用語言去描摹這種聲音，就產生了「狀聲詞」。劉勰說：「啾啾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①。」這種摹聲詞，只是記錄聲音的符號，沒有什麼意義。有的摹寫很像，有的不像；因為語言與文字畢竟不是錄音機，自無法非常準確地記下所聽到的聲音。它的結構方式很多，重疊如關關（鳥聲）、嚶嚶（鳥聲）、潺潺、淙淙（水聲）、汪汪、吼吼（狗叫聲）、咩咩（羊叫聲）、喔喔（雞叫聲）、噹噹（鐘聲）、呼呼（風聲）。雙聲如澎湃（浪濤聲）、丁當（琴聲）、滴咕（囉唆聲）、呢喃（燕子叫聲）、蕭颯（風聲）。疊韻如淅瀝（雨聲）、砰轟（大砲聲）、呼嚕（鼯聲）。鑲疊如撲咚咚（鼓聲）、嘩喇喇（落葉聲）、骨嚕嚕（痰聲）、屹撲撲（心跳聲）。雙疊如低低打打（喇叭聲）、吱吱喳喳（麻雀聲）、滴滴答答（鐘錶聲）。多重雙聲疊韻，如咕哩咕嚕（說話聲）、劈里拍拉（碗盤摔破聲）、噤唧噤唧（蟬聲）、轟隆轟隆（雷聲）、叮鈴噹噹（鋼琴聲）、撲通通冬（墜水聲）、嘶琅琅湯（鈴聲）、劈丟撲冬（打水聲）。這類狀聲詞，除了聲感外，有些人還故意給它一些意義。如布穀（播穀鳥聲）、不如歸去（杜鵑叫聲）、行不得也哥哥（鷓鴣叫聲）、踏踏踏（踏步聲）。在詩人作家的筆下，狀聲詞是極富有文學生命的。

(八)反切：是舊式的拼音方法，利用兩個字來切成一個字的音；上字取它聲母，下字取它韻母。如「公」字是由「古紅」二字切成，結合「古（ㄍㄨˇ）」字的「ㄍ」母，與「紅（ㄏㄨㄥˊ）」字的「ㄏㄨㄥˊ」韻，切成讀「ㄍㄨㄥ」的「公」字。明田汝成說：「杭人有以反切為言者，如以『秀』為『鯽溜』，以『精』為『鯽令』。」今詞「機靈」由此變化出來的。反切字，過去在方言裏，也常用來代替本字使用的，而形成複音詞。如不律（ㄅㄨˋㄌㄩˊ、ㄎㄨ、）一筆（ㄅㄧˊ、）。扶搖（ㄈㄨˊㄩ、ㄩ、）一飄（ㄈㄨ、ㄩ、）。窟窿（ㄎㄨˊㄌㄨㄥˊ、）一孔（ㄎㄨㄥˊ、）。蒺藜（ㄐㄧˊㄌㄧˊ、ㄎㄧ、）一茨（ㄘ、）。突鑿（ㄊㄨˊㄙ、ㄎㄨㄛ、）一團（ㄊㄨㄛ、）。即零（ㄐㄧˊㄌㄨㄥˊ、）一精（ㄐㄧㄥ、）。而已（ㄦ、ㄩ、）一耳（ㄦ、）。衚衕（ㄏㄨˊㄊㄨˊ、）一胡同一巷（ㄏㄨˊㄩㄥ、）。這種用法散見古代書史中。現在已沒有人用這種方式來構詞了。

(九)方言：我國語言中有許多同義異音的詞，這多半是由於方音的不同。同一事物，由

於各地方言不同，用詞也就不一樣了。譬如形容女人的美，揚雄在「方言」中說：「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窈』，秦、晉之間謂之『娥』，或謂之『好』。」形容草木有刺，「關東謂之『梗』，關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單音詞如是，複音詞也是這樣的。如布穀鳥，大概各地都是由它的鳴聲來取名，却稍有不同。揚雄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結誥』，周、魏之間謂之『擊穀』，自關而西或謂『布穀』。」郭璞注：「今江東呼爲『穫穀』。」又如黃鸞，摹它的叫聲（ㄉㄨㄛˊ ㄍㄨㄛˊ），叫做「黃鸞」、「黃離」，由它羽毛黃色，叫做黃鳥、黃雀、黃鸞，古又稱倉庚。又如螻蛄，由叫聲「拉拉古」來的；吃泥土，又叫土狗。蛙，叫聲「蠟蠟」，就叫「蠟蠟兒」；色綠又叫青蛙；味如雞，又叫田雞、水雞，又叫蝦蟆。由此種種原因，就產生了許多異音同義的複音詞。這些複音詞，有的音一樣，寫法不同。如「彷徨」一詞，表示在一個地方走來走去，流連不進；寫法有仿徨、旁皇、方皇、房皇，都讀作「ㄉㄨㄛˊ ㄉㄨㄛˊ」。語音隨地域間隔，逐漸轉變，相距越遠，轉變越大。譬如和「彷徨」同義的，就有徜徉（ㄉㄨㄛˊ ㄇㄨˊ）、仿佯（ㄉㄨㄛˊ ㄇㄨˊ）、盤桓（ㄉㄨㄛˊ ㄉㄨㄛˊ）、般桓（ㄉㄨㄛˊ ㄉㄨㄛˊ）、徘徊（ㄉㄨㄛˊ ㄉㄨㄛˊ）、裴回（ㄉㄨㄛˊ ㄉㄨㄛˊ）、徜徉（ㄉㄨㄛˊ ㄇㄨˊ）、尙羊（ㄉㄨㄛˊ ㄇㄨˊ）、躊躇（ㄉㄨㄛˊ ㄉㄨㄛˊ）、躊佇（ㄉㄨㄛˊ ㄉㄨㄛˊ）、踟躕（ㄉㄨㄛˊ ㄉㄨㄛˊ）、躑躅（ㄉㄨㄛˊ ㄉㄨㄛˊ）、趙趙（ㄉㄨㄛˊ ㄉㄨㄛˊ）、留連（ㄉㄨㄛˊ ㄉㄨㄛˊ）…幾十個詞。又如骨董、汨董、古董都是方言，沒有一定的寫法，用稱古物。擔閣又作耽閣，這都是方言記音的緣故；所以「亭當（停當）、安伏（安撫）、摸稜（模稜）、未殺（抹殺）、邏逆（囉唆）、遮騰（折騰）、含糊、操刺、閃賺、打揲（打疊）、般擔（搬擔）、跋刺（撥刺）、别扭（彆扭）」，這些詞原都是記錄方音的方言詞，後人在文字上略加變動，改成有意義的形聲字，如括號內所注，比較容易辨識了。沒有改動的如操刺（粗猛）、閃賺（虛詐），今多不用了。又如北平人稱「促織」爲趨趨（ㄉㄨㄛˊ ㄉㄨㄛˊ），後來轉變爲蚰蚰兒（ㄉㄨㄛˊ ㄉㄨㄛˊ）。趨是促織的連讀。因方言的關係，衍生了許多複音詞。

(4) 兒化捲舌韻：現在，我國的語言學家都把用在一個詞後面的「兒」字，當作「詞尾附加字」。這種說法不很恰當。我認爲「兒化韻」，只是像北平、四川這些官話地區的一種語言的特色。當他們說某些詞的時候，常常連帶捲起了舌頭，然後發出聲音；在這樣的聲音裏，就自然帶有「兒」味的捲舌韻。譬如我們捲舌讀「花（ㄉㄨㄛˊ ㄩㄥˊ）」字，自然成「花兒（ㄉㄨㄛˊ ㄩㄥˊ ㄦˊ）」。「蕪湖縣志」記「昨日」、「今日」、「明日」的捲舌音，就作「錯俄格」、「各兒格」、「門兒格」；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昨兒個」、「今兒個」、「明兒個」，簡化成「昨兒」、「今兒」、「明兒」。「兒」字和前邊那一個字的字音，連讀成一個音節，變成了「捲舌韻」的收尾，叫做「兒化韻」。當然，從文字來看，多了一個「兒」字，好像詞尾；但從聲音

來聽，跟上字合成一個音，實在感覺不出「詞尾」的作用。所以「兒」字不是一個詞尾附加字，只是記捲舌韻的一個音標。這裏，我把它歸於「衍聲」一類來討論。

「兒」字和他字連用，除了極少數的詞，如男兒（ㄅㄨㄣˊ ㄦˊ）、女兒（ㄉㄨㄞˊ ㄦˊ）讀兩個音節；其他都和上字併合成一個音節，如老媽兒讀（ㄌㄠˊ ㄇㄚ ㄦˊ）、花兒讀「ㄏㄨㄚˊ ㄦˊ」。讀這類兒化詞，有變音、不變音、變調三種⑩：

1 不變音：「兒」與「ㄩ」、「ㄛ」、「ㄜ」、「ㄝ」、「ㄨ」、「ㄨ」、「ㄨ」、「ㄨ」、「ㄨ」結合，其音不變，只是連在一起，結成「ㄩㄦ」、「ㄛㄦ」、「ㄜㄦ」、「ㄝㄦ」、「ㄨㄦ」、「ㄨㄦ」、「ㄨㄦ」、「ㄨㄦ」、「ㄨㄦ」一個音節。如老媽兒（ㄌㄠˊ ㄇㄚ ㄦˊ）、山坡兒（ㄒㄩㄥ ㄉㄨㄞ ㄦˊ）、被窩兒（ㄅㄟ ㄨㄛ ㄦˊ）。這兒（ㄓ ㄜ ㄦˊ）、小貓兒（ㄒㄨㄠ ㄞ ㄦˊ）、撒嬌兒（ㄒㄩㄞ ㄐㄧㄠ ㄞ ㄦˊ）、肩頭兒（ㄐㄧㄠ ㄊㄡ ㄦˊ）、小妞兒（ㄒㄩㄞ ㄋㄩ ㄦˊ）、魚缸兒（ㄩ ㄉㄨㄤ ㄦˊ）、花腔兒（ㄏㄨㄚ ㄑㄩㄤ ㄦˊ）、蜜蜂兒（ㄇㄧ ㄉㄨㄤ ㄦˊ）、瓶兒（ㄅㄧㄥ ㄦˊ）、小洞兒（ㄒㄨㄠ ㄉㄨㄥ ㄦˊ）、整數兒（ㄓ ㄨㄥ ㄦˊ）。

2 變音：有四種變法：

a. 「兒」與「ㄩ」、「ㄛ」結合，變成「ㄩㄦ」。如小孩兒（ㄒㄨㄠ ㄎㄠ ㄦˊ→ㄒㄨㄠ ㄩㄦ）、一塊兒（ㄩㄞ ㄨㄛ ㄦˊ→ㄩㄞ ㄩㄦ）、盤兒（ㄉㄢ ㄦˊ→ㄉㄢ ㄩㄦ）、聊天兒（ㄒㄩㄠ ㄊㄧㄠ ㄦˊ→ㄒㄩㄠ ㄩㄦ）、手絹兒（ㄒㄨㄠ ㄎㄨㄢ ㄦˊ→ㄒㄨㄠ ㄩㄦ）。

b. 「兒」與「ㄜ」、「ㄝ」、「ㄨ」、「ㄨ」結合，變成「ㄜㄦ」。如蝴蝶兒（ㄏㄨㄉㄨ ㄜ ㄦˊ→ㄏㄨㄉㄨ ㄜㄦ）、葉兒（ㄩㄝ ㄦˊ→ㄩㄝ ㄜㄦ）、小雪兒（ㄒㄨㄠ ㄨㄛ ㄦˊ→ㄒㄨㄠ ㄜㄦ）、一會兒（ㄩ ㄨㄞ ㄦˊ→ㄩ ㄜㄦ）、寶貝兒（ㄅㄞ ㄨㄞ ㄦˊ→ㄅㄞ ㄜㄦ）、盆兒（ㄆㄢ ㄦˊ→ㄆㄢ ㄜㄦ）、起勁兒（ㄑㄩ ㄐㄩ ㄦˊ→ㄑㄩ ㄜㄦ）、樹枝兒（ㄕㄨ ㄓ ㄦˊ→ㄕㄨ ㄜㄦ）、小池兒（ㄒㄨㄠ ㄉㄨ ㄦˊ→ㄒㄨㄠ ㄜㄦ）、辦事兒（ㄅㄢ ㄦˊ→ㄅㄢ ㄜㄦ）、瓜子兒（ㄗ ㄨ ㄦˊ→ㄗ ㄜㄦ）、刺兒（ㄘ ㄦˊ→ㄘ ㄜㄦ）、雨絲兒（ㄩ ㄨ ㄦˊ→ㄩ ㄜㄦ）。

c. 「兒」與「ㄨ」結合，變成「ㄨㄜ」。如玩藝兒（ㄨㄢ ㄦˊ→ㄨㄢ ㄜㄦ）、小雞兒（ㄒㄨㄠ ㄐㄩ ㄦˊ→ㄒㄨㄠ ㄨㄜ）。

d. 「兒」與「ㄨ」結合，變成「ㄨㄜ」。如俗語兒「ㄨ ㄦˊ→ㄨ ㄜㄦ」、對句兒（ㄉㄨ ㄦˊ→ㄉㄨ ㄜㄦ）。

3 變調：兒化詞如果重疊，下面一個音節就變成陰平調。如薄薄兒（ㄅㄠ ㄅㄠ ㄦˊ→ㄅㄠ ㄅㄠ ㄦˊ）、好好兒（ㄏㄠ ㄏㄠ ㄦˊ→ㄏㄠ ㄏㄠ ㄦˊ）、慢慢兒（ㄇㄢ ㄇㄢ ㄦˊ→ㄇㄢ ㄇㄢ ㄦˊ）、快快兒（ㄎㄨㄞ ㄎㄨㄞ ㄦˊ→ㄎㄨㄞ ㄎㄨㄞ ㄦˊ）。

兒化詞，與語言聲音關係的密切，由此可見。有人說加個「兒」字，可以使「非名詞」名詞化：如將形容詞「尖」字，捲舌說做「尖兒」，就變成名詞。也有人說，「兒」字在口語裏，是用來表示輕鬆、不重要、少數、鄙視、小巧、愛惜……的語氣或意味的；如賞青兒（指花草）、月娘兒、小興兒（人名）、沒神兒、小缸兒、好魚兒、碗邊兒、小癩兒、老毛病兒、燈光兒、亮光兒、干絲兒、烟絲兒、小錢兒（都捨不得花）……之類，都要捲起舌頭來說的。反之，表示謹

慎、重要、大、多、嚴重、不愛惜的語氣的，如看青（指禾稼）、娘（稱母親）、劉興、有精神、大缸、鮭魚、雙邊（邊疆）、膿瘡、大病、日光、月光、蠶絲、（亂花）錢之類，都要正讀，不可以「捲舌」說，也就是說不能加「兒」字①。也有人說：加「兒」音，可以使說話的語調柔美好聽。我們閩、粵、臺灣地區的人說話，大都不帶「兒」尾，這跟官話地區的不同。當然少數的一些「兒」字，也作詞尾用。如盧仝詩：「病客還聽百舌兒。」金昌緒春怨詩：「打起黃鶯兒。」這只是詩人筆下的用法。

三、重疊

重疊，就是一個字重疊地用。過去叫做「重言」，現在叫做「疊字」或「重疊詞」。詩經、楚辭、諸子百家的作品裏都早已廣泛應用。明方以智作「通雅釋詁」，就有「重言類」，收了很多例子。詩經所用的重疊詞，多半用來描寫人事景物的形貌和聲音。如「關關雎鳩」（鳥聲）。「灼灼其華」（花好貌）。稍後有重疊的動詞；如「以是念念」（念念）。「名詞則比較晚起。唐宋時，才有人用疊字「爺爺」、「爸爸」、「媽媽」稱呼人。在楚辭裏，已有鑲疊詞，如愁鬱鬱、穆眇眇。疊字的形式，早期大都還不出「詩經」的用法；到了白話文學如唐白居易詩、變文，宋平話小說，元雜劇興起之後，作家才大量地運用「雙疊詞」與「鑲疊詞」。雙疊詞，如冷冷清清、萋萋鬱鬱。鑲疊詞，如香噴噴、冷颼颼。現在將「重疊」、「雙疊」、「鑲疊」三種結構與用法，介紹如下：

(一)重疊：同一字重疊成複音詞。如爺爺、奶奶、爸爸、媽媽（稱呼語），娃娃、螭螭兒、皦皦（一般用語），杯杯、糖糖（兒語），天天、日日、個個（單位詞）一以上為名詞。又如紅紅、嫩嫩、香香（寫物），吼吼、哞哞、噹噹（狀聲）一以上為形容詞，含有加強意義的作用。又如「慢慢」走、「漸漸」惡化、「冉冉」上升、「悠悠」我思一以上為副詞，也有加強意義的作用。又如笑笑、想想、跑跑、逛逛一以上為動詞；後面的一字往往轉化，用來表示動作的時間；「笑笑」等於說「笑一笑」、「笑一下」的意思。

(二)雙疊：雙疊詞大都由兩個字的複詞衍化來的。如「冷清」衍化成「冷冷清清」；「悽慘」衍化成「淒淒慘慘」。又如上上下下、裏裏外外、慌慌張張、甜甜蜜蜜、細細嫩嫩、翠翠綠綠、呼呼嚕嚕、唧唧呱呱、來來去去、喜喜歡歡、高高興興，都是雙疊詞。動詞性的複音詞，有時也可以用「重覆」方式來重疊的，如「抖擻抖擻」精神。讓他「高興高興」。你也應該「振作振作」吧。

(三)鑲疊：就是在疊字的前面，再鑲一個單字，造成一些比較複雜的形容詞、副詞。如嬌滴滴、靜悄悄、笑哈哈、花喇喇。宋、元以後，通俗文學家在小說與戲曲裏大量採用。現代作家也經常用這種鑲疊詞。鑲疊詞的結構，可以分做四種：

1 嬌滴滴型：詞義是放在第一字「嬌」的上面，疊字「滴滴」部分只是用來幫助加強第一個字的意義，本身並沒有意義。這類鑲疊詞很多，如香噴噴、髒兮兮、羞答答、紅溜溜、喜孜孜、滴溜溜、熱刺刺、瘦巴巴；所以要造這種鑲疊詞，取義

的著眼點，應該放在第一個字上。

2. 靜悄悄型：第一字「靜」有意義，下面的疊字「悄悄」也有意義。要造這種鑲疊詞，取義應該注意到兩點；譬如「晨霧」，除了霧的白色外，還有一片茫然的意味在內；所以可以將「白」和「茫茫」結合成「白茫茫」來形容它。其他如「白濛濛」的烟雨；「白閃閃」的刀光；「白花花」的銀子；「白嫩嫩」的皮膚。都是這樣構成的。這類鑲疊詞非常多；如亂紛紛、膽怯怯、細濛濛、黑甜甜、乾癟癟、血淋淋、熱鬧鬧。
3. 笑呵呵型：第一個字「笑」有意義，下面的疊字「呵呵」只取它的聲音。這個「鑲字」，往往是用來表示動作；疊字是用來描摹這個動作所發出的聲音。如「笑呵呵」的「呵呵」就是笑聲。又如哭呀呀、笑呷呷、響擦擦、鬧轟轟、怒旺旺都是。鑲字如果是名詞，也有動作化的趨向，如舌刺刺、水嘩嘩。
4. 花喇喇型：三個字完全只取字音，不管它意義，等於記音的符號。如呼嚕嚕（風聲）、咕嚕嚕（腹鳴聲）、淅瀝瀝（雨聲）、花喇喇（落葉聲）、撲咚咚（鼓聲）。

四、附加

我國的語言，因為單字同音太多了，在聽覺上非常容易造成「聽盲」；所以在一個單字（單音詞）的前頭或後頭，附加一個虛字；如在「爹」字的前頭，附加個「阿」字成「阿爹」；在「桌」字的後頭，附加個「子」字成「桌子」；「走」字的後頭，附加個「了」字成「走了」。這一種「附加字」的本身，應該是沒有意義的，目的只是在使這個單音詞增加一個語音，變成複音詞，或複音性質，並且藉此標出這一個詞的詞性，另一方面也延宕了辭氣，使詞義更加明晰。附加的方式有詞頭和詞尾兩種。

(一)詞頭：常用的附加字：如名詞常用「阿」字；動詞常用「打」字、「所」字；形容詞常用「可」字。

1. 名詞詞頭：加「阿」字。據顧炎武「日知錄」的說法，在漢朝就已存在。如稱劉興為「阿興」。魏、晉以後，用的更多，常和姓氏、名字、職位連用。如阿瞞（瞞，曹操小字）、阿斗（蜀後主劉禪小字）、阿咸（晉阮咸）、阿監（太監）。父、母、公、婆、兄、弟、姊、妹……也都可以加上「阿」字。如阿爹、阿媽、阿公、阿婆、阿姊、阿妹……。就是不知道什麼人，也可以連成「阿誰」。甚至稱物也可以加「阿」字，如阿貓、阿狗、阿芙蓉（鴉片）。阿呆、阿木林（上海話木頭人）。
2. 動詞詞頭：「所」字原是聯結代名詞，常加在動詞上。如所害、所騙、所疑、所生、所說、所知、所得、所憂懼。「打」字原是動詞，本身有許多含義；作詞頭用，常加在動詞上。如打消、打工、打聽、打坐、打掃、打獵、打扮、打嗝、打瞌睡、打嚏噴。
3. 形容詞詞頭：「可」字原是助詞，加在動詞前面，就使動詞變成形容詞。如可親、可愛、可歎、可恨、可惡、可笑、可喜、可憐、可怕、可惜、可悲、可靠。

(二)詞尾：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所用的詞尾附加字，各自不同。

1. 名詞詞尾：常加「子、頭、裏、面、的……」之類單字。加「子」字的最多。如兒子、孩子、鼻子、肚子、帽子、鞋子、車子、料子、獅子、燕子、蟲子、桔子、竹子、法子、稿子、曲子、面子、路子、月子。動詞加「子」字，變成名詞，如梳子、剪子、箝子、蓋子、刷子、騙子、瘋子、拍子、瞎子。形容詞加「子」字，變成名詞。如老子、小子、瘦子、胖子、麻子、傻子、亂子。加「頭」字的，如山頭、裏頭、外頭、想頭、吃頭、兆頭、挑頭、心頭、念頭、苦頭、甜頭、彩頭、老頭，也都成了名詞。加「裏」字的，如心裏、城裏、屋裏、家裏、水裏；加「面」字，如鏡面、被面、水面、裏面、門面。「裏」與「面」之類附加字，都有一些指示方位的作用。加「的」字，如賺的、偷的、當家的、燒飯的、偷漢的，是省略的用法。如燒飯的是燒飯的老婆的省略，賺的是賺的錢的省略。
2. 動詞詞尾：加「著、了、住、住了、起、起來、出、出來、來……」之類助動詞。如坐著、彈著、唱著。走了、跑了、想了。攔住、擋住、卡住。卡住了、擋住了。拉起、車起、想起。拉起來、想起來。聽出、說出、聽出來、說出來。跑來、看來、說來。車了起來、說了出來。
3. 形容詞詞尾：加「的」字。如紅的、白的、美的、醜的、淡的、濃的、熱的、冷的、扶疏的、浪漫的、香噴噴的、髒兮兮的、靜悄悄兒的、白白淨淨兒的。在我們的口語裏，名詞和動詞加「的」字，也都變成形容詞。名詞如「國家的」政策，「民族的」精神，「葡萄酒的」香醇，「聲調的」優美。動詞如「講演的」動人，「教學的」成功，「製造的」過程，「送來的」笛聲，「戀愛的」甜蜜，「縱橫著的」畫舫，「飛奔著的」星球。這類詞大部分已經是複音詞。
4. 副詞詞尾：加「地、的、然、爾……」之類。如「漸漸地」漲價、「慢慢地」走、「努力地」工作。「漸漸的」漲、「慢慢兒的」走。「冒然」來了、「悻悻然的」走了。「莞爾」而笑。

五、翻譯

外國語很早就傳入我國，漢朝與匈奴交通，就輸入「單于」、「閼氏」、「居次（公主）」、馱驥等新詞。對西域交通，傳入「大月氏」、「大宛」、葡萄、琥珀等詞。這些詞大抵都是直接音譯。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佛教的經典自印度傳入，大量翻譯，有音譯也有義譯。唐釋慧琳的「一切經音義」、宋釋法雲「翻譯名義集」所收的外來語，各以千計。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所收詞，總有兩三萬。明初火原潔、馬沙亦黑奉勅編「華夷譯語」，收有蒙古、朝鮮、琉球、日本、暹羅、畏兀兒、滿刺加……等語，用漢字記音。自從和歐美交通之後，世界各國的語詞更是大量輸入。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出版的「辭海」附錄西文索引，所收的外來詞多到一萬八千七百多個。一九八一年，國語日報出版部編有「外來語詞典」，收有常用的外來語一千多條。外國的語詞多半是由兩個以上的音節構成，所以翻譯外來語，大多形成複音詞。翻譯的方式有五種：

(一) 逕襲：日本過去受漢字的影響，常用漢字翻譯西方的語詞。我們翻譯西方語詞，又

常自日文轉譯進來，因此就將日文中的這一類譯詞直接襲用進來的也有。如童話、觀念、概說、手續、目的、貨幣之類。

- (二)音譯：過去像佛經的翻譯，據梵語音譯的也很多，如陀羅尼、薄伽、般若、涅槃、南無、菩提。現在譯他國文字也多採取音譯，如宙斯（Zeus）、曼陀林（mandolin）、德律風（telephone）、邏輯（logic）、的士（taxi）、彌撒（missa）、摩登（modern）、烟土波里純（inspiration）、烏托邦（Utopia）、巴士（bus）、淡巴菰（tobacco）、格林蘭（Greenland）、三文治（sandwich）。
- (三)義譯：翻譯外來語，根據詞義來翻的，叫做「義譯」，又叫「意譯」。如陀羅尼—總持。涅槃—圓寂。般若—智慧。南無—歸命、歸依、敬禮等義。曼陀林—琴。德律風—電話。邏輯—理則學。的士—計程車。摩登—時髦。烟土波里純—靈感。烏托邦—理想國。巴士—公車。淡巴菰—煙草。格林蘭—綠洲。年鑑（year book）。
- (四)半音半義譯：如爹地（daddy）、珂羅版（collo type）、康橋（Cambridge）、新幾內亞（New Guinea）、腸加答兒（bowel catarrh）、冰淇淋（ice cream）、保齡球（bowling）、愛克斯光（x-ray）。
- (五)音義兼譯：如芒果（mango）、幽默（humour）、理性（reason）、三溫暖（sauna）。

結 論

由上面的探討，可見我國複音詞的形成與組合的情況。現在翻開辭海、辭源、國語辭典所收的詞十之八九是複音詞，一切都說明中國語文發展的趨勢，是走向多用複音詞來表達意思的。康熙字典收有四萬多字，但我們實際應用的常用字不過四五千字罷了；這區區數千字就能夠表達我們複雜的知識，情思與生活，主要就在於有了複音詞，大大擴展了中國語文的運用範圍。最重要的是我們瞭解複音詞的結構，我們就能夠運用構詞法來製造新詞，增加我們的詞彙。這樣，說起話寫起文章來，各種詞彙就會滔滔不絕地湧了出來，適當地表達我們自己的意思，自然「不愁沒詞兒說」，對於教學國語也有相當的幫助。

附 註

- ①見「荀子正名篇」。
- ②兩個字聯綴成一個意義的，叫「聯綿字」，又叫「諛語」。
- ③「爾雅」，相傳為周公所著；孔子、子夏、叔孫通加以增補。「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
- ④「爾雅」省稱「雅」，故後代注釋文字意義的書籍，多沿稱「雅」。「廣雅」、「駢雅」之類都是。
- ⑤馮長青「國語構詞」，自費出版。
- ⑥黃麗貞「金元北曲語彙之研究」，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⑦方師鐸「國語詞彙學」，台北益智書局出版。

⑧王宏先「複音詞聲義闡微」，商務印書館出版。

⑨見「文心雕龍，物色篇」。

⑩「兒化詞」的變音、不變音與變調的條例，係依據鍾露昇的「國語語音學」第十章「兒化韻」而定。

⑪說取河北「獻縣志」卷十七「故實志」。

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AND STRUCTURE
OF CHINESE POLYSYLLABIC WORDS

by

Fang Tzuu Shen

Abstract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this author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origin of Chinese polysyllabic words. The Chinese language was originally an isolated language, or monosyllabic language which means each word has only one syllable, representing one meaning.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as lives became more complicated, monosyllabic words became insufficient to describe all the phenomena which occurred.

Monosyllabic language also has a disadvantage of too many different words having the same pronunciations. Since Chinese words are very easy to be rearranged, different meanings can be expressed by putting different monosyllabic words together. Many new words were thus formed,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developed into a polysyllabic language.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rticle, five types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polysyllabic words are investigated: Combination, Derivation, Duplication, Addition, and Translation. Each type can be classified into several sub-types, and each sub-type can be grouped into even smaller categories. 1) Combina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ive subtypes, such as Reorganization, Specification, etc. And Reorganization has five smaller groups, such as Parallel, Complement, etc. Specification has six smaller groups, such as metaphor terminology, etc. 2) Deriva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en subtypes, such as Binary, Roll-Ups, etc. The sub-type Roll-Ups has three small categories, such as Alliteration, Non-Alliteration, etc. 3) Duplica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small categories, such as Double-Duplication, etc. 4) Addi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ront-Addition, and Rear Addition. 5) Transla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ranslation-by-sound, Translation-by-meaning, etc.

The Fang's classific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polysyllabic words is very meticulous, the theory well supported, and the examples adequately presented. From this article,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olysyllabic words can be fully understood. There is a trend for Chinese to evolve into a polysyllabic language. By utilizing the principles of arranging monosyllabic words, Chinese people are capable of using only several thousands of words to fully express complicated lives, feelings, and ideas.